

KONG BU 恐怖故事

2004年3月下半月

★鬼城·惊悚时分



- 卫生间鬼话……………紫荆花 (3)
- 教室幽灵……………冰红茶 (4)
- 网络自己……………望星河 (5)
- 陪我去倒水吧……………冲击波 (6)
- 温柔女鬼 强关羌…………… (9)
- 直上七楼的女孩……………郑微 (12)
- 辫子……………华静果 (13)
- 鬼话……………月冥冥 (15)
- 鬼记者……………娄思羽 (16)

★幽灵·夜半敲门

- 黑猫猫……………霍鹰 (19)
- 你敢回头吗……………马头琴 (25)
- 新款七和弦手机……………费翔 (28)
- 倒着的女鬼……………林州 (31)
- 仿古桌子……………王虎 (32)
- 卖肉粽子喔……………安冷平 (33)

★魔网·色迷途

- 有人在里面吗?……………小雪 (34)
- 唱歌的自来水管……………毛洁 (39)
- 她看到自己的尸体……………红涟 (42)
- 神秘邮包……………螃蟹 (50)
- 血色浴室……………云飞扬 (53)

RAC12/0906

★ 历险·生死惊魂

- 再也不敢走夜路无心人子 (54)
山林血雨.....张涛利 (55)
深夜门响.....李宏伟 (56)



★ 疑案·虚惊一场

- 空石棺 (59)
奇怪的午夜杀鸡 (62)
不要说鬼话 (65)

★ 鬼怪·妖魔部落

- 人头气地球 (67)
怀鬼胎 (74)
美丽的吸血蝙蝠 (78)
恐怖的小气鬼 (81)

★ 奇幻·时光隧道

- 梦幻成真 (85)
奇闻怪谈 (87)
不同寻常的长大 (88)
阴差阳错聚会 (90)

★ 鬼话·零点胡说

- 姨夫的旧故事 (92)
二十四桥明月时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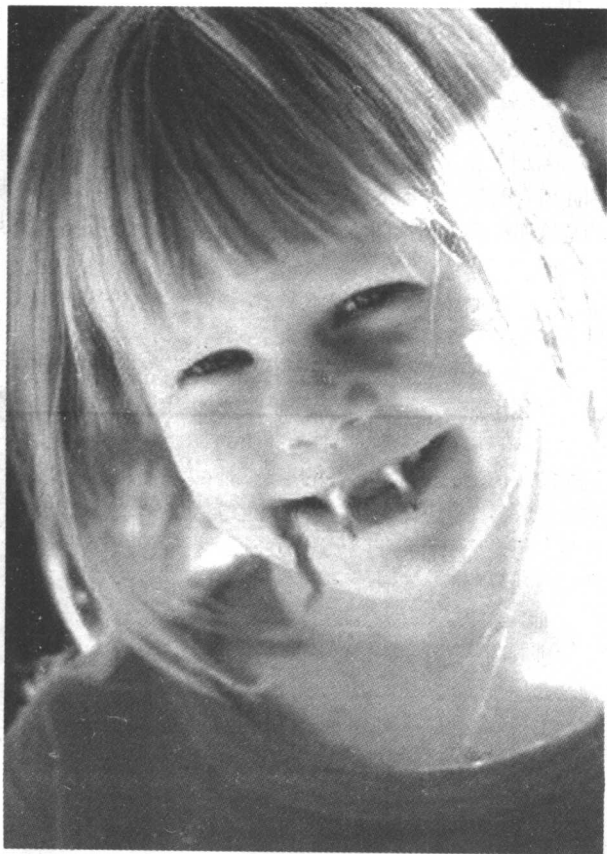
卫生间鬼话

● 紫荆花

我高一时住在高中部一楼的宿舍。因为我们的宿舍以前是个坟地，所以……

话，不然会连续几天恶心，头痛呕吐，或者做几周的恶梦……

有一次，室友早上告诉我们：他昨天晚上厕所时，在角落的那间厕所里，看到一只长长的脚从其中的一个门里伸了出来。从门缝里看，这间厕所是坐式的马桶。我们嫌脏，都不会去用。如果真有人用那马桶，还能把脚从门与地板间的空隙伸出来，除非他坐在马桶旁边的地上。但要坐在马桶上是不可能的……后来也听其他部的学弟说那只脚常常出现在那间厕所，露出门外大约有15公分左右，而且像是一个正常坐在马桶上的人伸出来的脚，因为整个脚掌都是着地的！还说如果看到时，千万不可以乱说





教室幽灵

●冰红茶

某大学有一栋教学楼，就在这座三层的楼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该教学楼建造于的建校之初，因此有很多教室的地板都是木质的。

就在该教学楼三楼的某个教室中，有一次，一位同学自习到很晚。

那时，由于该校没有几栋教学楼，因此所有的教学楼都是通宵开放的，为的是给那些用功读书的同学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当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该同学在此教室里已经呆了一整天了，到了这时，他再也撑不下去了，就趴在桌上，打起了盹。

在迷迷糊糊之际。他好象听到后排的座位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实在是太累了，因此也无心去管，继续打盹。但是，后面的滴答声一直不断，使他没法好好静下心来。

他回过头去，想要表示一下抗议，让后排的同学不要再发出类似的声音，可是，后排什么人也没有。

这下他可傻了，心想怎么回事？他寻着滴答声走到后排，人一下子就呆住了，因为他看见血从后排桌上往地上在滴血，地上已经有好大一滩血

了。他什么都没想，没命地跑回了宿舍，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同学，可没人相信他。

第二天，他又到昨天的那个教室去了，发现地上还有一滩血渍。

从此之后，他再也没到那个教室去过。

而现在，你再去看看，该教学楼所有的木质地板都漆上了红色的油漆。





网络自己

● 望星河

在OICQ上看见和自己同名的网友，一点也不奇怪，可你就不一定会和你同名的人聊很久，毕竟会有种怪怪的感觉。可我却和一个与我同名的网友足足聊了接近半年的时间。

彼此十分默契，我们有同样的兴趣，也爱看同样的书。有时我告诉她，我刚看了谁谁的书时，她会说她刚看完。我有时真的很庆幸自己在半年前的那次选择没有错，虽是由于贪玩选择了同名的网友聊天，可毕竟是选对人了！

但是她有点怪，就是她每次上网都是在半夜12点的时候，当我们聊到两三点时，她又悄悄地走了！

可这个疑团在半年后才解开。记得那一天，我费了好大劲才上了网，竟发现她早已在等我了。她说她要走了，再也不会来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有她的苦衷。本来想好聚好散的，可我那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哀求她说出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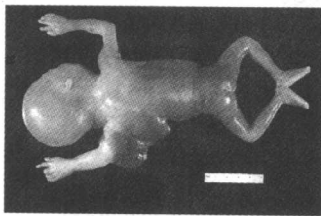
最后她说了，她说“我之所以和你同名，因为我就是你，网上的你，镜中的你，我们有相同的性格，所以我也十分好奇才与你聊的。我要走是因为我怕再和你聊下去，我想要回到现实中。而那样的话我们就要互换身份了，

你会永远变不回你自己……”

我还没看完，电脑屏幕就一片漆黑了。由于灯早已关了，房间就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了。我心想：“在这个时候通常就会有电话响起！”直到那时我还以为有人在玩我，所以我并不恐惧！

电话真的就在那时响起了。我拿起电话，那头传来我的声音，听着自己的声音感觉很怪，那时处于惊恐状态的我，什么也没听到，只听见最后的那句“再见”。

接着我就连续病了3天，当我再看我OICQ的好友名单时，发现“她”不见了！名字就此消失了……





陪我去倒水吧

●冲击波

我们学校的女寝室一共有三栋楼，分别为一舍二舍和三舍。一舍共有七层，我们就住在第六层，最上面的一层放着一些唱戏的道具和服装。

走廊是很长很长的，长长的走廊静地让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我常常都不敢大声呼吸，生怕耳朵听到相同的呼吸声。昏暗的四盏白炽灯发出微弱的灯光，晚上谁都不敢轻易出去，就算要倒水或是……都会找人陪自己去或干脆等明天。

我清楚地记得，虽说已经是夏天了，可没到四点，天已经暗得不能再暗了。窗外冰雹般的雨点不停下着，阴冷的风好像从地狱里吹出来的。

就在那晚，风把厕所的玻璃打碎了，玻璃的碎片散落了一地。长长的走廊里，只有我们的寝室门前的那盏灯还亮着，我心想“还好，我们的门前还是亮的……”

那晚练完琴，我们回到了寝室，我的好朋友婷婷洗漱完毕要出去倒水，就让我陪她去，我同意了。昏暗的长长的走廊里回响着我们俩“嗒、嗒、嗒”的脚步声。婷婷端着水盆走在前面，从寝室到厕所的灯光越来越暗。我说：“你慢点呀，那么黑别滑倒了呀！”

当我们要走到厕所的时候，突然婷婷手里盆的水掉在了地上，水也洒了一地。

我就问她：“怎么了？”

她没有说话，就在刹那间我的感觉很怪，说不出的怪。她突然回过头，什么表情都没有，惨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当我看到她的眼睛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她只有一对白眼仁。我以为她吓我玩呢，我就盯着她看，心想——

“哼，想吓我，看你能坚持多久，累死你。”

过了大约有2分钟了，她表情一点都没有变，眼睛也没有变，连眨都不眨一下。那种奇怪的感觉又一次席卷我的全身，我打了个寒战，心里越想越害怕，我一口气跑回寝室，嘴里还喊着：“鬼，有鬼呀，我的妈呀……”

我拼命地把寝室门撞开冲了进去，她们对我的行为不满地说：

“喊什么呀，鬼哭狼嚎似的，难听死了，什么时候连喊都变得这么难听了呀……”

我说：“我见鬼了呀，鬼，是婷婷呀，变了呀……”

“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都不会说话了呀，哈哈……”她们笑着对我



说。我可是怕极了，要不早和她们吵起来了。我刚回到床上，婷婷就进了屋，她们都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来了，我看了她一眼还和以前一样呀，心想——

“难道我眼花了？？？”

我还是有点害怕，我发现只有我和她对视的时候，她就会没有白眼仁，我不想看她了，干脆睡觉好了。我和婷婷是对头睡的，半夜时，我觉得脸上好像有些粘粘的东西。我慢慢睁开眼睛，没等我看清脸上是什么东西呢，我感觉到什么物体浮在我的身体上面。啊！！婷婷……她那双没有白眼仁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看。

“我的妈呀，鬼呀，鬼呀，上帝呀……”

“怎么了，从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对劲，怎么了，受什么刺激了？？？”

说：“鬼，



在我说的我睁开眼睛才发现婷婷一直睡在她

的床上——睡觉——睡觉呀。我心里害怕极了，整晚没睡也不敢睁开眼睛。终于到了早上。我找到了老师，我对他说：“我想换个寝室……”老师太好了，给我换了寝室。之后的每天晚上，我原来的寝室同学都碰到了和我同样的事情……

最后，寝室只剩下了两个人，婷

我有鬼的！”

就时候睛，婷自己的

婷和胡月。后来胡月和我讲，晚上的时候婷婷让她陪着倒水去，可她不想去。也是害怕我们和她说的吧，胡月就和婷婷说：

“不去，你自己去吧……”

她看到婷婷一直端着水盆，看着她的铺，对她说：“你陪我去倒水吧，你陪我去倒水吧，你陪我去倒水吧……”

婷婷表情不变，端水的姿势也不变，就连说话的声调都没有变。胡月有点害怕了，就走剑门口想躲开她，刚把门打开一半的时候，胡月的好奇心驱使她回过头看了婷婷一眼。只见婷婷还看着她的铺，说着同样的话，什么都没变。她怕极了，刚要转过身跑，只见婷婷突然盯着自己，用她那没有白眼仁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恶狠狠地说：

“你陪我去倒水吧！”

胡月转身要跑的时候，她的面前一下出现了一个穿着戏服、画着戏脸的女人。

“你是谁？啊……不要过来呀！”

“喂，喂，起来了，没事吧……”胡月听到有人和她说话，胡月慢慢睁开眼睛，说：“我见鬼了……”

同学们和胡月说：

“我们刚才发现你在寝室门口晕倒了，进屋一看，婷婷的铺和她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婷婷死了。我们就赶快给老师打了电话，之后就把你送到了医院，你没事了吧？”

后来，医生对我们说，发现婷婷

的时候，经检查婷婷已经死了七天！我心想“可能第一天我陪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吧！”胡月把我拉到她的身边，和我小声地说：“我晕倒的时候，好像做了一个梦，梦里就是我看到的那个穿戏服的女人，在我们的走廊，唱着很悲的戏，唱着唱着就从我们的厕所窗户跳了下去。之后……我就被叫醒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过了不久，我听上届的朋友说：以前有个女生她学习和专业很好，就是家里没有钱。她当时报考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那时的名额只有一个，她的专业和文化课都已经过了分数线。可是当时我们学校有个很有钱的学生，可能因

为有钱吧，她没有考上。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男朋友也因为她没有考上，而提出了分手，她受不了这刺激，觉得学校很不公平，就在她当时住的地方跳楼了，她住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楼层。





温柔女鬼

● 强羌

大 学的生活总体来说是比较平静的，偶尔发生的无非是却发生了一些让我们至今仍无法忘记的事。

因为寝室的紧张，我们是唯一住在教学楼的学生。所以当晚上九点以后，诺大的教学楼里就只剩下我们一班二十多个女孩子和几个校工。和平常一样的一个夜晚，九点半多了，我和最小的阿童要到音乐系的楼里去打热水，磨蹭半天，快十点我俩才出了系门口。整个操场和我们平时这个时候见的一样黑漆漆空无一人。从我们系到音乐系正好是操场的两头，我们俩有说有笑地打完了水，走到音乐系门口时，一个老校工正在扫地，我有点纳闷，刚才不记得有人在啊。突然阿童抓起我的手，撒腿就往寝室跑，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只见阿童铁青着脸，好象看见什么似的。跑到操场中间，我实在拎着沉沉的暖壶跑不动了，我甩开阿童的手，“哎，你干什么啊你，见鬼了你，累死我了。”阿童半天没说话，只是明显地发抖。

“小童你怎么了？生病了？”我走过去，“这也没什么啊，就我们俩，怕什么呢！”我无意地回了一下头，一下子，我的头皮都麻了，刚才还空荡荡的

操场突然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人影。我们俩也被拥挤的人群挤来挤去。我手中的暖壶差点掉在地上。这回轮到我了，我抓着阿童的手，猛地跑进了系门口。就在我们俩转弯上楼的一瞬间，我的余光扫了一下外面，又是空无一人。

我和阿童像捡了条命似地跑回寝室。同寝室的都说我们俩的脸色就像吊死鬼。我生气地打了她们一下，“不要再提这个！”

阿童瘫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凑过去，“哎，刚才打完水，你跑什么啊。”虽然我也心有余悸，但对阿童刚才反常的样子还是有点好奇。阿童捂着胸口半天才开口说：“你没看见吗？音乐系门口那个老头。”

“有啊，他是清洁工吧，有什么啊？”阿童的脸色稍稍地好一些了，“刚才我们出来时，我就奇怪咱们去的时候没有这个人啊，我就随便往地上一看，他的影子上还有个人！是个小孩子的影子，爬在他的背上，我还听到小孩子在哭，叫妈妈。”

我的冷汗马上就下来了，联想到刚才我以为是幻觉的人流，天，我们不是这么背吧，快毕业了还碰到这种事。我



吧，我想上厕所，刚睁开眼睛，就觉得根本动不了。我的帘子一角歪歪地掉下来，我竟然看见我们寝室上有个女人！她的头发象被火烧过一样乱七八糟地竖着，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发出一股糊味。她的个头中等，站着刚好可以和住上铺的同学脸对脸。我看不清她的脸，只是感到她在每一张床前都呆着看。看上铺同学的脸，然后再爬在下铺同学床帘的缝隙盯着看。寝室的都睡得很熟，此时此刻我万分痛恨睡前我死争活抢来的那一大杯汽水，不然，现在我也该睡得象死猪一样，也不必睁着眼睛活受罪。她轻轻地飘过来了，我马上闭上眼睛，装睡。因为我的帘子掉下来一大块，我想她的脸此刻一定离得很近，那该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我不敢再想了，只盼时间快点过去。可是足足有五分钟她还没走，我露在被子外面的右手开始有点发麻了，不知是冷的还是吓的。

突然我感到我的手自己抬起来放进了被子里，不，不是自己，是被一只手，冰冷的手放进去的。我甚至可以感到那只手上长长的指甲划在手背上。女鬼转身走向另一张床，是阿童的床。我又眯起眼睛看着。女鬼看到阿童的床帘好像很高兴就一把扯了下来，在鼻子前闻着。我记得当初阿童挂这个帘子时着实让我们笑了一阵子，因为那是一块很旧而且样子很土的布料，好象是阿童妈妈解放前做嫁妆的压箱底。女鬼似乎非常喜欢这块料子，一直“站”在

那嗅来嗅去。大约十分钟后，她放下床帘，

竟然把阿童一把抱起来。我的脑了“嗡”的一下，她要做什么？难道要害阿童？我该怎么办，想喊也没有力气了。阿童的身材并不娇小，甚至比女鬼的个子还高，但女鬼很轻松地抱着她在屋子里踱步。嘴里还不知道在哼哼呀呀什么。阿童是个觉轻的人，可是这么折腾半天，她竟然发出了微微的鼾声。我的汗水在这冬天的半夜也让我的全身湿透了，这不过短短的二十分钟，简直就是世界末日般难过。我的手开始可以稍稍地动了，我想天要亮了吧，女鬼好象也知道该走了，她放下阿童，盖好被，准备要走了。就在我有点好奇地盯着她，想看看传说中的鬼是从门走还是从窗户走时，她突然转过头，那张焦黑的脸与我相距一米地对视。天！她原来本应有眼睛的地方，只不过是两个黑黑的洞而已。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却就这样“注视”了好几秒。她咧着可以称其为嘴的地方向我笑了笑。这一笑，我全身的血液好象都冻住了。一晃之间，眼前什么都没有了，就象一个梦。我就睁眼到了天亮，好象要上厕所的念头都没有了。

第二天一早，一直到所有人都起来了，我才让别人陪着去了厕所。阿童的床帘扔在地上，好象在提醒我昨夜发生的不是一场梦。阿童睡得很香，最晚起来，她问我们是谁碰掉了她的帘子。我不知道怎么说，昨夜女鬼临走时



录像鬼话

●胡微笑

我有一个朋友家住在漳州农村，他说他家旁边有一条小河可以钓鱼，邀请我们去，于是我们几个朋友选一个礼拜天驱车到他家去，晚上在他家里喝酒时，听了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在漳州有一姓郭的一对夫妇，在儿子满三岁时替他拍录像作为纪念。三岁的小男孩十分开心，在镜头前跳来跳去。

那对夫妇也沉浸在幸福的愉悦当中，而没注意儿子的不对劲，就这样，那个三岁的小男孩跳着跳着就死了……

一年后，这对夫妇在儿子忌日那天，把录像拿来看，以解思子之苦，

没想到，镜头里一直在跳的儿子不是因为高兴才跳，一只凭空出现的手正抓着儿子的头发，不停地往上拉……拉……拉，儿子是被拉死的……



那古怪的一笑，让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在经过了几个夜的平静后，我想她不会再来了。后来听这里的老校工说，解放前这里是一个避难所，日本鬼子空袭时，在这里烧死很多人，当时有一个女红军只顾着救老百姓，而自己的孩子却被大火围在了屋里，女红军最后一次冲进了火里就再也没有出来。听说每隔几年，这个学校就会出现一些怪事，不会走路的小孩子会爬在别人身上

到处找妈妈，所有死去的老百姓也会帮着找，女红军也会挨个屋子地找。我明白了，正好我们第一个住在这里，所以才会目睹那么多离奇的怪事。也难怪女鬼竟帮我盖上了被子。此时，不知道我是害怕多一点还是有点别的什么。

几个月后毕业了，这个故事就象从未发生过一样。但也许你住的寝室深夜也会有什么在游荡，所以要少喝水，少醒来，免得起夜遇见女鬼。

直上七楼的女孩

●郑微

话说在台湾某所大学，有一个一年级学生叫佳依。有一天正因为临近期末考试，他就留在大学图书馆自习，直到图书馆要关门才打算离开。当时正值夏天，天空正下着雨，佳依忽然发现自己的雨伞拉在教室。就在他走进电梯大堂的同时，他遇见到他的学长阿明和他的女友安妮。安妮也是打算回去教室拿一点东西，她就吩咐她的男朋友先去取车，她很快就会回来。当时佳依也正打算追上去，想和学姐一同去教室，但慢了一步，只好等待下一部电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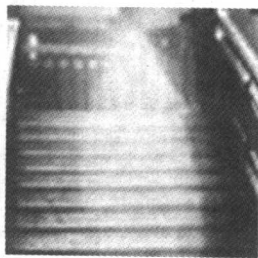
等了很久，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两部电梯都停在七楼动也不动，焦急的他只好爬楼梯上四楼……

当他一踏进四楼，因为所有灯都已经关了，所以他一眼就看到亮着灯的电梯里正在发抖的学姐安妮。当他走近安妮的时候，他看到安妮正在急速地呼吸着。他心感不妙，立刻把安妮带回楼下找阿明……

当安妮平复下来的时候，她问了佳依一个问题。她问佳依在她踏进电梯的时候是否看到有其他人在电梯内，佳依很清楚记得当时只有安妮一个，并没有其他人……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当安妮一踏

入电梯，她就看到一个很瘦弱的长发女子靠在电梯的一角。因为她低着头，而且头发很长，所以看不见她的脸，但也看得出她皮肤很白。当时安妮并没在意，转身就下四楼，同时她也看到七楼的灯也亮着，那个女子是要上七楼的。电梯一直上，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电梯没有在四楼停下，反而是一直在上。安妮的本能反应是按下那个“OPen”键，但没有用，电梯的门没有开。同一时间安妮听见有很急速的呼吸声从她身后慢慢地传过来……突然门开了，是七楼。没有亮灯的七楼。就在此时，那个女子从安妮身旁慢慢走出电梯，安妮被那个女孩吓坏了：苍白的脸上满是血，长长的头发也滴着血水……那个女孩走出电梯之后，走向其中的一个窗户，跳了下去……





辫子

● 华静果

整整一宿，梅都没睡踏实，迷糊糊醒来时，发现窗外已经大亮，秋天黄亮的阳光透过帘子洒进来，梅只觉得双眼发涩。都怪吴，梅想，都怪昨晚他讲的那个故事。

昨天黄昏，梅和吴照例去东城外的山坡散步。吴忽然开口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一个流传甚广的恐怖故事，你知道我从来不讲故事的，你就让我讲一次吧。

吴没等梅答应，就开口讲起来。一天黄昏，应该是秋天，对，这样气氛比较吻合一些。一个秋天的黄昏，一个男青年独自漫步在一座小山坡上，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的树下站着一个小女孩，女孩背对着他，远远看去，形单影只娇小无力，特别是脑后那条辫子又黑又粗油光水滑，诱人极了。年轻人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走上前去，轻轻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喂，他说。女孩缓缓转过头来，又是一条又黑又粗油光水滑的大辫子。

梅坐在梳妆台前，把头发披散在胸前，每天早晨梅总要把自己扔在镜子面前，发一会儿呆，什么都想，或者什么都不想。梅是个平凡的女孩，走在大街上随时会被淹没的那种，梅唯一骄傲的就是那一头留了一十六年的长发，从有记忆起人们就开始夸奖她的头发好，

扎成辫子后尤其好，油光水滑又黑又粗人见人夸。故事里那个女孩的辫子有我好看吗？梅想，不知为何，从昨晚开始，女孩娇弱无力的背影在她眼前一直萦绕不去，每次想起来，梅微微的战栗里有一丝莫名的兴奋。

梅就这样披头散发地坐在梳妆台前，静静地凝视着镜子里那张毫无特征的脸。渐渐的，意识好象被秋风抽空的云朵消弭在空白无际处，而时间的钟摆则在突然间变得悠长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梅在心里面和自己打了个赌，看看自己接下来会做些什么：是扎根麻花辫子，梳条马尾巴，还是就这么永远披散着头发？梅经常沉醉于这样的心理游戏，每一回在这种冥想的选择前梅都体验到一种四肢瘫软动弹不得的眩晕感。

梅还有一些其它的古怪念头，比如说，站在阳台上。望着远方的云和树，梅会有纵身跃下的冲动，梅不认为这是件多么危险的事，也许这一跃便会有另一种奇异的结果发生：原来我会飞！再比如说，有时在大街上骑车，看着身边呼啸而过的车子，梅就想，如果我骑车把稍稍偏左一点点，就偏一点点，那会怎么样呢，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也许这一撞把汽车给撞瘪了，就像那个摔断脖子的超人？或者即使我死了，人们也永远猜不透这场车祸的真正缘由，既不是司机酒后驾车，也不是我蓄意自杀，这个车祸的缘由只是



因为我想实验一下把车把偏左一点点的后果而已，那些好心又好奇的人们会聚集在车祸现场交头接耳唏嘘扼腕绞尽脑汁，而真正的谜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梅每每想到这里的时候总是禁不住地嘿嘿窃笑，像个恶作剧的孩子。

梅终于编好麻花辫子，换上崭新的衣服。这时太阳已经很高了，迎着阳光梅看见里面有无数的尘粒在轻舞飞扬，就如同嗅到了生活的气息，心里很安祥。

上午9点30，吴如约来找梅到照相馆去拍结婚照片。

照相馆的老头已经很老了，就连鼻涕挂在唇角也是浑然不觉。不过梅觉得老头再老也老不过那台立式的照相机，它那张黑黢黢的镜头里吞噬过多少张幸福而甜蜜的笑脸呀，梅想。老头在黑面红衬的相机套里鼓捣着，半天，满头大汗地探出脑袋，抹了把唇上的液体，说：“呶，说茄子。”

“等等，”梅突然说，转身很优雅地把辫子甩到胸前。

“好了，”然后梅和吴一起说，“茄子”。

走出照相馆的时候，梅隐隐有些兴奋的感觉，结婚尽管是件后患无穷的买卖，但是这一刻梅竟然有些幸福的感觉，梅仿佛看到了那即将到来的美丽人生的背影，她下意识挽紧了吴的手。

正午时分，街上有些寂寥，偶尔有车子呼啸而过，溅起一些声响，随即消逝在无尽的虚无之中。梅挽着吴的胳膊，

感觉出他的肱二头肌很结实，梅的喉头充塞着难以名状的快乐，这一刹那梅忽然觉得自己以前的想法太古怪，她决定放弃这些不切实际的念头。

梅和吴站在街道的中心，西边方向飘来片段的欢声笑语，在沉寂的空气中若隐若现。梅扭头看见迎面过来一辆贴着“喜”的东风牌卡车。卡车上全是些青年人，他们张开大嘴唱歌就好象这街道是他们家的厕所。

吴拽着梅的胳膊说，快过街。梅下意识地跟脚走，东风车过来的很快，梅还没有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就砰的一声哄然倒地。

梅醒来的时候，周围已是围满了人，叽叽喳喳，言辞透着焦急的关切之情，梅看不见这些人的面容，因为她的那根又粗又黑油光水滑的辫子正好被压在东风车的后轮底下，梅的脸也被死死地压在了地面。

梅听见一个男声说，好险，头和轮子只有半米的距离。

女声说，真是奇怪，居然会把辫子压在轮子下面。

然后吴说话了，他说，要不我们把辫子剪了，这样就可以出来了。男声和女声都纷纷说是。

这时梅说话了，不，不能剪辫子。她心想，这根辫子是我的骄傲。

那怎么办呢，吴说。

你让司机把车子往前开，我不就出来了吗？笨死了你。梅说。

车子发动的时候，喷出一阵浓郁



鬼话

●月冥冥

这是一个发生在宁德的真人真事。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有一天，两人又为了家中经济问题吵了起来，吵得很激烈，丈夫一气之下拿起水果刀，竟失手将妻子给杀死了。丈夫把妻子的尸体偷偷埋掉，也没有报警。为了怕孩子回家后会问起妈妈的去处，他还费尽心思想了一套说词。然而第一天过去、第二天过去，一直到第三天，孩子都没有问起妈妈，他觉得很奇怪，终

于忍不住问孩子：“这么多天没见到妈妈，你都不想妈妈吗？你怎么都不问妈妈去哪里了？”不料孩子满脸困惑地看着爸爸，说“不想呀，只是好奇怪呀！妈妈现在还在你的背后偷偷笑呢？但妈妈的眼睛我看了很害怕，爸爸，你为什么要一直背着妈妈呢？”孩子的爸爸猛然回头，什么也没有看到……



的汽油味，薰得梅脑袋一阵眩晕，但是很香。梅想，没事了，把辫子拿出来就一切都没事了。

车子发动了，稍稍向后错了一下，然后梅闻见大脑和路面接触的气息，质地细密空旷寂寥，这一刻梅看见了那个女孩的背影，远远看去，形单影只娇小无力，脑后那条辫子又黑又粗油光水

滑，诱人极了。

梅死了。那一天是梅大喜的日子。

一周后，吴上照相馆取照片，发现照片里梅的面目模糊，只有那根辫子又黑又粗油光水滑。



鬼记者

● 娄思羽

话说，志良在香港某大报当记者已有一段日子，负责跑每日港闻，每逢凶杀跳楼、天灾人祸，总之有突发新闻便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拍照。在同行业中出类拔萃的志良，每次都能拍摄许多难得的照片，故此，甚得当时权倾报馆的李姓老总器重。

所有事情的开端，应该由那个星期日开始。

星期日，志良一家打算到赤柱游玩，但当天北角发生车祸，志良接了李老总电话务必去采访，以便作翌日的头条新闻。于是志良叫妻子驾车带志良父母及6岁的儿子先到赤柱，待他办完公事后再与家人会合。

北角车祸的采访完毕，正当志良乘坐公司车从柴湾道入赤柱之时，监听警察通讯频道的收音机响起，原来在大潭道发生交通意外。

志良想反正顺路，于是促司机快马加鞭，汽车在依山势伸延的道路上飞驰，不久果然见到山谷凹位之处，有辆的士卡在山崖边，车头已凌空，车身摇摇欲坠，看来快要跌下去似的。志良见机不可失，远处已用长镜头拍摄着失事的汽车。直到公司车到达现场，司机见状立即跑过去，查看失事汽车的车头，然后再检查车尾的油箱有没有漏油。志

良仍手不离相机，把司机救人的情况一一拍摄下来。

当志良走近失事汽车的时候，吓得连相机也跌落地上，原来自己一家大小都在车箱内。妻儿见到志良立刻激动起来，而志良也顾不得危险，把身体伸入车箱，想抱儿子出来。汽车那里经得起摇晃，一下子滑到深谷里。一声轰隆巨响，的士发生爆炸，志良跌坐在山边呆呆地看着山谷下燃烧着的汽车。不久，警车、救护车纷纷赶到，可惜已没有人能救活了。

事发后，志良在警局录完口供后回报社交差。李老总一见到志良便问：“大潭道车祸，拍到了什么？赶上头版，几时交稿？”志良顿失家人，哪有心情写稿，更不想自己家人惨死的相片刊载在报纸上。

李老总“你不想干，可以！我叫其他人写，只要你交出菲林便成。快！快！快！赶着排版。”拗不过李老总，他只好把菲林交出，跟着再请了一个星期大假。休假回来的志良工作热忱已大不如前，没过几天便辞职。

事后，志良有一点不明白。本来，妻子应该驾驶自己的汽车才对，为什么会一家人坐的士？家人理应一早已入赤